

「現在要教各位如何使用『生存戒指』。」

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訓練場。

黑鷲學級外出進行實戰前，導師貝雷絲照例在前一天上午展開戰前講習。

講習並不強制參加，但她的學生通常會全員到齊。

因為不僅能學到前傭兵傳授的戰場經驗，還經常能享用貝雷絲親手烹飪的『戰鬥餐』。

『戰鬥餐』除了美味至極，還對身體很有好處，連金鹿學級的導師瑪努艾拉都常常為了享用餐點前來參加講習，隔天也會跟著黑鷲學級一起出戰。

不過，瑪努艾拉今天並沒有出現。

學生們的視線集中在貝雷絲身上，她正高高舉起一枚戒指。

「這枚『生存戒指』，是用魔法金屬和古代水晶製成的，可以變形為匕首。」

「匕首……？」

學生們迷惑地看了看手上近乎透明的戒指。

「像這樣——戴上之後，啟動開關。」

貝雷絲將戒指套進食指，拇指擦了一下指環旁的微動開關，戒指立刻變形為一柄匕首。她指間夾著匕首，靈活地翻轉兩下，將它輕輕握在手中。

「哇——」

頭一次見識到可變形魔道具的學生們發出驚嘆，站在最後方的修伯特則陰沉地笑了兩聲。

「這個可真有趣。」

林哈爾特感興趣地研究起了『生存戒指』和微動開關。

戒指上探測不到魔力，外觀也沒有呈現金屬色澤，看來材料是以『古代水晶』為主。

「『古代水晶』……以前完全沒聽過，藏書室會有資料嗎？」

喃喃自語的林哈爾特旁，卡斯帕爾歪著眉，嚐試將戒指變形再還原後，直直舉起了手。

「老師！」

「嗯，卡斯帕爾，請說。」

「請問！有空手逃脫的方法嗎？」

「有，但是一般人辦不到，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專門訓練。」

「那要是手邊沒有工具，我可以打倒所有敵人再逃跑嗎？」

「這也是方法之一。我下午會教大家四肢受縛的徒手搏擊方法，有興趣可以來學。」

「好耶！真期待！」

「現在我先演示一下『生存戒指』的使用方法——艾黛爾賈特，麻煩妳幫我一下。」

「好的，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拿著兩條麻繩，先蹲下綁住貝雷絲雙腳，再用另一條將她雙手綁在背後。

貝雷絲使力掙了兩下。

「太鬆了，再綁緊一點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要綁得非常緊，讓我完全無法掙脫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聽話收緊繩結，貝雷絲再度嚐試掙脫，確認她綁得夠緊，便繼續授課。

「雙手被綁在身後，跟綁在身前的處理方法不同。」

貝雷絲剎那間轉過身，艾黛爾賈特心頭一驚，連忙撇開視線，若無其事地走回人群中。她白皙臉頰上透出一絲薄紅，貝雷絲邊在意地多看了幾眼，邊毫不停頓地講解道。

「我先示範綁在身后的逃脫方法，請各位靠近一點……」

講習結束後，艾黛爾賈特留下幫忙收拾場地。

眼角餘光瞥見地上編織籃中的一圈圈麻繩，不自覺想起了貝雷絲被她緊緊綁住的模樣。艾黛爾賈特曾經預想過，若老師與她為敵，又敗在她手裡，她一定會善待被俘虜的老師。絕對不可以強迫老師。

絕對不可以。

她必須在事前反覆警告自己，以免到時惡夢成真，失控的「炎帝」什麼事都做得出來……

「——艾黛爾賈特，妳那邊檢查完了嗎？」

對她心中黑色火焰毫無所覺的老師，一步步走到了她面前。

「檢查完了，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露出微笑，展現黑鷲級長一貫的聽話乖巧。

「謝謝妳幫忙。」

「不會。」

貝雷絲轉身提起編織籃往外走，艾黛爾賈特冷眼盯著老師的背影。

她是未來的皇帝，要擊敗大司教，瓦解狂教徒扭曲信仰，改變只看紋章的愚蠢世界。為達成目標，理應貫徹炎帝立場，冷酷對待這位教師，不受到計劃外的任何人影響。

但當她瞄見貝雷絲手腕上的顯眼紅痕，想到老師剛才毫無怨言地反覆示範，只為讓學生摸透如何使用增加存活率的工具，自認堅硬的內心又在刺痛中化為一灘柔水。

艾黛爾賈特快步追上貝雷絲，伸手奪走她手上的編織籃。

「？」

貝雷絲對她毫無防備，不解地轉頭看她。

艾黛爾賈特閉上眼，專心凝聚魔力，在空中描繪出一個光明法陣。

「……聖療。」

組成法陣的神聖文字在她無意間放柔的低語中融化，沿著金光形成的絲帶流向貝雷絲。

貝雷絲看著兩道光之絲帶飄揚伸展、慢慢纏上她手腕，好像有點吃力，便主動併攏雙腕。

光之絲帶毫不客氣地在她腕上纏了一圈又一圈，赤紅色的神聖文字載浮載沉於光流中，一股暖意滲入她破皮泛紅的皮膚，漸漸消除疼痛及傷口。

「艾黛爾賈特……妳會治癒術？」

「嗯，最近學會的。我看了很多女神信仰的書，有幾本專門在研究神聖文字。」

除了賽羅司教的聖典《賽羅司之書》，民間還有各式各樣的女神信仰書籍。

其中，有人為了探究女神信仰的歷史淵源和演變，費心鑽研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聖文字。

艾黛爾賈特對這類研究相當有興趣，花了些時間瞭解神聖文字，記住了書中的古代法陣。

「妳真了不起。」

貝雷絲正想伸手摸摸她的頭，突然發現雙手動彈不得。

疑惑之餘，再度使力掙了掙，縛住手腕的光之絲帶紋風不動。

「咦？」

施術的艾黛爾賈特表情怔愣，完全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。她記得其他人使用聖療時，落下的光點並沒有變成實體……

等等，『光點』？

艾黛爾賈特頰邊冒出冷汗，著急地回想書上的解除方法。

隨後，她鎮定下來，伸手觸碰貝雷絲腕間的枷鎖。

光之絲帶在被她摸到的一瞬間迸裂消散、化為無形。

「——對不起，老師，我好像弄錯了法陣。」

艾黛爾賈特低頭道歉。

貝雷絲重獲自由，摸了摸手腕，感覺皮膚上還殘留著少許暖意。

「沒關係，艾黛爾賈特，謝謝妳幫我治療。」

貝雷絲伸手摸了摸艾黛爾賈特的頭，臉上沒什麼情緒，動作卻相當溫柔。

「午餐時間快到了，要一起吃三明治嗎？」

「咦？」

話題轉得太快，艾黛爾賈特愕然抬頭，貝雷絲拿走她手上的編織籃，逕自往前走。

「我去釣兩條魚，妳先到食堂等我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心情複雜地看著不按牌理出牌的貝雷絲。

老師不用任何工具，只需要開口說一句話，就能輕鬆綁住她了。

「……好的，我會先過去。」

聽到她輕聲答應，貝雷絲微微一笑，安心地踏出了訓練場大門。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。

太陽落下不久，皇帝艾黛爾賈特走進了醫務所。

「哎呀，陛下，難得妳大駕光臨。」

醫官瑪努艾拉正好這時段值班，見到艾黛爾賈特獨自前來，表情頗為驚訝。

「我聽說，健康檢查的結果今天出爐。」

艾黛爾賈特單刀直入地說出來意，瑪努艾拉立刻從凌亂的辦公桌上拿起一份報告。

「這份是妳的報告。」

「不，我要先看……」

「是是，另一份在這裡。唉，妳們怎麼都做一樣的事？」

瑪努艾拉緊接著遞出貝雷絲的報告，艾黛爾賈特伸手接過，迫不及待地翻閱起來。

「兩位不但非常健康，身體年齡還比實際輕了好幾歲，真讓人羨慕……對了，貝雷絲老師雖然沒了炎之紋章的力量，但她的體能數值跟有紋章時相差無幾，我聽漢尼曼說過，她提供的血液樣本裡有某種無法解析的物質，是因為那個吧？」

「血液樣本？」艾黛爾賈特抬眸微笑。「什麼時候提供的？」

「她以前在大修道院提供的，那時漢尼曼還是紋章狂……不，現在也是，無庸置疑。」

瑪努艾拉說起漢尼曼便不斷搖頭，無奈地微笑。

「他說當時百思不解，發誓要找出那種物質的真面目。最近不是從地底城找到了什麼嗎？他狂喜到不行，還發明了一首歌叫〈迷人啊真相〉，在家裡打掃時唱個不停，真讓人受不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心不在焉地回應了幾句，仔細翻完貝雷絲的報告，在腦中將每一個數值跟前次結果相互比對，發現她胸圍稍微增加了一點。

為什麼……？

艾黛爾賈特認真思考原因，突然羞紅了臉。

瑪努艾拉見她自顧自地掩面害臊，一時也猜不到這位皇帝在想什麼。

眼見下班時間快到了，艾黛爾賈特還沒打算離開，瑪努艾拉只好主動開口。

「陛下，妳要看看自己的報告嗎？」

「咦？好、好啊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心神不寧地接過報告，隨手翻閱一遍，確認沒什麼異狀後，踏出了醫務所。

一離開有人的地方，腦海中便難以抑制地浮現擁抱貝雷絲的場景。

艾黛爾賈特揉了揉發熱的臉頰，收斂不住笑意，一路走上觀星台，想去吹風冷靜一下。

結果，她遇上了貝雷絲。

穿著衣服的……當然了。

貝雷絲正倚著欄杆遠眺皇城景色，似乎沒注意到艾黛爾賈特出現。

艾黛爾賈特放輕腳步走到她身後，心念一動，掌間悄悄凝聚起魔力。

「——光之鎖。」

她刻意唸出了這種古代魔法的正確名稱，好讓聽見聲音的貝雷絲有機會迴避。

貝雷絲回頭望著憑空出現的金色法陣，淺淺一笑，併起雙腕伸向光絲，主動束手就擒。

「老師……妳早就注意到我了？」

「嗯，我一直看著妳。」

貝雷絲保持雙手受縛的姿態走向艾黛爾賈特。

「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」

「妳走進醫務所的時候。」

貝雷絲舉高雙手，緩緩圈抱住艾黛爾賈特，將光之鎖隔著斗篷抵在她背上。觀星台一旦沒了日照，寒氣便會漸漸瀰漫，這道鎖可以暫時當作熱源。

「妳太縱容我了，老師……」

但艾黛爾賈特立刻伸手輕觸枷鎖，解除了魔法，緊緊回抱貝雷絲。

「我會變得越來越任性喔。」

「我希望妳對我更任性。」

貝雷絲輕輕撫她的後腦勺，溫柔地下達指示。

「在我面前，妳只需要做妳自己就好，艾爾。」

「真的……可以嗎？」

「這是命令。」

來自帝國軍主帥的命令，連皇帝也不得違逆。

「……好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乖巧地接受命令，笑著埋入了她的懷裡。